

哈佛
大师
系列

哈佛
大师
系列

SOFT POWER

软实力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JOSEPH S. NYE, Jr

[美] 约瑟夫·奈 著
吴晓辉 钱 程 译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东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SOFT POWER

软力量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東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JPSEPH S. NYE, Jr

[美] 约瑟夫·奈 著
吴晓辉 钱程 译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by Joseph S. Nye, Jr
Copyright @ 2004 by Joseph S. Nye, J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The Orient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 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 L. 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美]约瑟夫·奈著 吴晓辉 钱程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5
(哈佛大师系列)
ISBN 7-5060-2119-6

I. 软… II. ①约… ②吴… ③钱…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5 ②D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208 号
图字:01-2004-6056 号

软 力 量

RUAN LILIANG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美]约瑟夫·奈著 吴晓辉 钱程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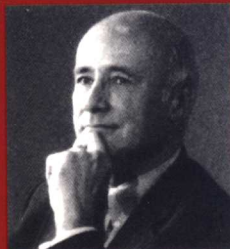
字数:163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060-2119-6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作者简介

小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出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他拥有许多著作，包括：《美国霸权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为何不能自行其事》、《谁与争锋：变化中的美国力量本质》等。美国大众出版社将于2004年秋季出版他的政治惊险小说《权利游戏》。

“我亲眼见证过软力量的惊人效果。1987年，我在苏联首次的户外摇滚音乐会上演奏。尽管我们的唱片在苏联被禁止出售，但在场的4万名观众对我们演奏的每首歌的歌词都了如指掌。约瑟夫·奈不仅对软力量进行了定义，将其概念化，又以他直接了当的文风和学术上的造诣，使本书成为学者和大众的必读之物。《软力量》紧追孙子兵法、塞缪尔·亨廷顿以及最近一期的《滚石》……杂志约瑟夫，你震撼了世界！”

——杰斐瑞·巴克斯特 (Jeferey “Skunk” Baxter)，
音乐家，国防分析员

软
力
量

SOFT
POWER

中文版序言

一个月前，我曾读过一篇题为《中国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软力量》的文章。^{*}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所提出的“软力量”概念，在 15 年后对这位透过不同视角观察变化了的世界的作者仍在起作用，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过去数年中，中国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对中国潜在的软力量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享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大绵延文明，拥有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八分之一的经济产值。世人对未来中国将要在多层面上施展力量的前景感到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本书将就此回答一些问题，也激发出一些问题。

我首次提出了“软力量”的概念是在《谁与争锋》一书中。该书于 1990 年出版，旨在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书中我明确指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此后数

* 艾瑞克·提奥·楚·切欧 (Eric Teo Chu Cheow): 《中国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软力量》，载《太平洋网络》，第 19A 号。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论坛，可通过网址 www.csis.org/pacfor/pac0419A.pdf 查询。

年间，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这一概念已成为街谈巷议，并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相及各国政界领导要人、撰稿者和学术界采用。同时，也有一些人曲解、误用了这一概念，甚至对它嗤之以鼻，将其影响力与可口可乐、好莱坞、牛仔服和金钱的影响相提并论。更令人沮丧的是，某些政策制定者忽略我们软力量的重要性，以至于毫不必要地将软力量挥霍一空，从而付出了代价。

2001年我在撰写《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时再次运用了“软力量”理论。书中我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1990年我所告诫的“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我用了十几页篇幅论述了软力量，但较之书中有有关多边主义和外交政策的大论断而言，软力量仅是杯水车薪。我的朋友及一些评论家曾谏言，如果我寄希望于软力量的概念能在外交政策中得以正确理解并运用，这就需要我对“软力量”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和发展，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

本书反映了伊拉克战前、战争期间及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不同，那时老乔治·布什组建了广泛的国际联盟，而2003年小乔治·布什是在联合国未通过第二次决议和美国仅获得少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出兵伊拉克。这样做虽然他避开了让众多内阁成员感到恼火的盟国和体制的约束，但也引发了对我们出兵伊拉克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美国如何使用其处于绝对优势的力量的广泛焦虑。美国在全球威望的急剧下降使其难以在伊拉克的占领和重建中赢得支持。赢得和平难于赢得战争，软力量对于赢得和平至关重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方式虽然在硬力量上赢得了巨大胜利，但也使我们在软力量上付出了代价。

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会问，除了讨论伊拉克战争以外本书的新意何在？我的回答是“很多”。当然你们会发现重复之

处，特别是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书中我明确了定义，列举了更多的实例，采用了新的民意调查数据和史料研究，并采用我以往作品未曾触及的方式探讨了软力量的影响和局限性。在第一章里还补充了对国际政治中力量变化的分析，以及软力量较以前重要性提升的原因。

第二章探讨了美国软力量在文化、国内价值观、政治、外交实质和风格等领域中的资源。因为软力量并非美国独享，第四章探讨了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使用软力量的具体实践问题。最后一章总结了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面面对的外交政策挑战。

美国（及其他国家）正面临着因新技术而导致的全球化负面影响及战争私有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许是我们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有时也被特定为反恐战争。与冷战相似，根除形式各异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不能立竿见影的，军事硬力量仍发挥重要作用。与面对冷战的挑战一样，当前的反恐战争不可能仅靠军事力量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要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软力量。

约瑟夫·S. 奈

新罕布什尔州北桑威奇

2004年6月

致 谢

书中我虽然提出了“软力量”的概念，但我并不认为本书仅是我个人的专著。还有很多人也为本书做出了贡献，在此我深表感谢。首先是马修·寇哈特（Matthew Kohut），他是我优秀的研究助理，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建议以及源源不断的数据。他工作起来孜孜不倦而且充满想像力。亚历山大·斯卡克（Alexandra Scacco）在进入研究生院之前曾是我的研究助理，她也同样充满活力和智慧，她的许多建议在本书中都有所体现。她的前任尼尔·罗森道夫（Neil Rosendorf）虽未直接参与本书的撰写工作，但他却给我介绍了文化外交的历史，这显然有益于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写作。有幸能与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共事是我的福气。

还有一些人的合作也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家档案馆的莎莉·库塞尔（Sally Kuisel）、佩尤研究中心的尼科拉·斯培尔达（Nicole Speulda）、国务院的苏珊·嘉琳（Susan N'Garim）和艾琳·加利尔（Erin Garriere），以及哈佛大学的图书管理研究员苏姗娜·沃恩斯（Suzanne Wones）、朱莉·瓦雷克（Julie Revak）和卡拉·利尔维克（Carla Lillvik）亦为

本书的撰写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我还要深深感谢肯尼迪政府学院同事们多年来提供了支持政策研究的学术氛围。我从为时数年的“21世纪治理远景”教员学习小组的讨论中也吸取了一些精华。格雷汉姆·阿里森 (Graham Allison)、马克·摩尔 (Mark Moore)、约翰·拉吉 (John Ruggie)、史蒂芬·瓦尔特 (Stephen Walt)、约翰·古德曼·威廉森 (John Goodman Williamson) 给我各章节的草稿提出了宝贵意见，给予了特别帮助。其他朋友、以往的学生以及我的家庭也为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他们包括：科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安·霍利克 (Ann Hollick)、彼得·费韦尔 (Peter Feaver)、本·奈 (Ben Nye) 和史蒂芬·耶提夫 (Stephen Yetiv)。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他是我过去 30 年来的亲密朋友与合作者。他对我的草稿进行了仔细的点评，多年来通过与他的合作、与他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在我写过的所有专著中都应为他标示出一个永无止境的脚注。同时我也要感谢凯特·戴顿 (Robert Darnton) 充满智慧和敏锐的、出色的编辑工作。

一如既往，我要把最深的谢意献给我的妻子摩莉·哈丁·奈，她阅读我的文章，容忍我写作的漫长时光，同时也给予了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花岗石房子里的生活。

前 言

2003年我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前坎特伯里主教乔治·凯瑞问国务卿柯林·鲍威尔：为何美国似乎只注重其硬力量而非软力量。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十年前或更早我就提出了“软力量”这个概念。国务卿鲍威尔回答得没错：要赢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需依赖其硬力量。但他继续补充道：“随硬力量而来的是什么？美国提出过要支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吗？没有。软力量体现在马歇尔计划中……我们在日本也有类似经验。”同年晚些时候，我在华盛顿一个由美国军方合办的会议上讲了软力量。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是当时的发言人之一。据媒体报道，“这位军队首领颇有同感”地听取了我的观点。但当有听众问拉姆斯菲尔德对软力量的看法时，他回答道：“我不知其义”。

这正是我们的部分症结所在。我们有些领导人对软力量在“9·11”后世界秩序重组中的关键作用并不了解。拉姆斯菲尔德认同的“原则”之一即“软弱招欺”。他说得有一定道理。作为前助理国防部长，我决不否认维持我们军队力量的重要性。正如奥萨马·拉登所言，人们都喜欢健壮的马。但实力有诸多种

体现，软力量不是软弱。它是实力的形式之一，将之排斥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之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什么是软力量？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力量就自然得以增强。美国软力量的例子历来不胜枚举：试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结束前提出的“欧洲四大自由”所产生的影响；铁幕后年轻人聆听欧洲自由之声电台播放的美国音乐和新闻；2001年新获解放的阿富汗人索取《权力法案》的拷贝；伊朗青年在私宅里偷偷欣赏被禁的美国影带和卫星电视等。这些均是美国软力量的例子。如果你能让他人仰慕你的观念，想你所想，你就用不着大张旗鼓地用胡萝卜加大棒驱使他们朝你的方向前进。诱惑往往比强迫更有效，诸如民主、人权和个人机会等价值观的诱惑力很深。但若我们行事傲慢，破坏了深层次价值的真正含义，吸引力就会变成排斥力。

美国也许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实体。但正如罗马帝国，美国既非不可战胜，也非固若金汤。罗马未屈服于另一帝国的崛起，却没落于因蛮人的数度冲击。现代化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是新的蛮人。随着世界反恐斗争的深入，显而易见，诸多因素非美国能掌控。美国孤军奋战无法抓获窝藏在全球各边远角落的卡伊达组织可疑头目。美国也没法肆意发动战争，那样只会疏离他国，失却赢得和平必需的合作。

约瑟夫·奈

目 录

· 目录 ·

中文版序言	(1)
致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力量性质的变化	(1)
什么是力量?	(1)
软力量	(5)
软力量的来源	(11)
软力量的局限性	(14)
军事力量的角色变化	(17)
恐怖主义和战争私有化	(20)
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相互作用	(24)
全球信息时代中的力量	(29)
第二章 美国软力量的资源	(36)
反美主义的兴衰	(37)
软力量资源之一:文化	(46)
国内价值和政策	(56)
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	(61)

第三章 其他国家的软力量	(81)
苏联	(81)
欧洲	(83)
亚洲	(90)
非国家的参与者	(96)
第四章 运用软力量	(110)
早期的努力	(111)
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	(115)
公共外交的轮廓	(117)
中东特例	(127)
美国公共外交的前景	(132)
第五章 软力量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140)
忽视软力量的代价	(141)
美帝国?	(147)
美国外交传统	(151)
软力量和政策	(154)
英中对照索引	(163)
译后记	(221)

第一章 力量性质的变化

四百多年前，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向意大利王子献策：“为君之道，让人对你心存畏惧比让人对你满怀热忱更为重要”。时至今日，当然最好两者兼得。赢得民心民智向来重要，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信息就是力量，并正借助于现代信息科技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传播。但是政治领袖们鲜有时间思考力量的性质如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施展力量时如何将其软性层面纳入战略决策之中。

什么是力量？

力量就像天气，人人都依赖它、谈论它，但鲜有人真正了解它。农民和气象学家尝试着预报天气，政治领袖和分析家则试着去描述并预测力量关系的变化。力量又像是爱情，尽管易于感受而不易于定义或者测量，但其真实性并不因此而逊色。英文字典上对力量的解释就是做事的能力。泛泛而言，力量意味着获得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字典上的另一种解释是，力量即

通过影响他人的行为而将事情办成的能力。具体而言，力量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但影响他人行为可有多种方式：威逼、利诱，或通过吸引和拉拢使对方想你所想。

有些人对力量的认识很狭隘，仅局限在发号施令和威胁强迫上。如果你能以命令让别人做他们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情，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①你说：“跳！”他们就跳。这看似一种简单的力量测试，但事情通常并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简单。也许那些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本身就喜欢蹦来跳去，就像我孙女一样。当我们以他人行为的变化来衡量自己的力量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人的喜好，否则会对自己的力量产生错觉，正如雄鸡会误以为它的报晓唤醒了日出。力量也会因时过境迁而消失殆尽。在操场上让其他孩子俯首帖耳的小霸王，一旦回到管理严格的教室则失去了力量。残暴的独裁者可以任意禁闭或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但如果这些异议人士志在殉难，独裁者的力量亦无从体现。力量总是依存于客体之间关系所处的大环境中。^②

通常，要想预测他人在不受我们指令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很难的。然而，有时我们用不着发号施令就能影响他人的行为而得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你相信我的目的是合法合理的，我就能说服你为我做事，而不用威胁或者诱惑的手段。要达到预期的效果，不用施加过多有形的力量是有可能的。例如，一些忠诚的基督徒信从主教对于死刑的训诫，这并非源于他们害怕会被逐出教会，而是出于对主教的道德权威的尊重。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分子支持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动，并非图钱或屈从于胁迫，而因他们为本·拉登的事业目标所吸引并笃信其正义性。

政治实干家和老百姓们经常发现这些涉及行为和动机的问题过于复杂，故他们给出了力量的第二种定义，简单解释为所拥有的可影响结果的能力和资源。因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相对较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并且社会稳定，那么这个国家就强大。这种定义的优点在于使力量本身显得更加具体、可衡量、可预测。但这种定义也存在问题。当人们将力量与产生力量的资源划等号时，某些情况下他们会遇到类似“最好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产出”的悖论。

力量资源并不像金钱一样易于兑换和替代。帮你赢得一场游戏的资本对其他游戏并没有太大帮助。假设你打扑克的手气极佳，但这对你玩桥牌也未必有多大用处。^③即便是玩扑克手气好，但若技巧不高，你还是会输。拥有力量资源并不总能使你如愿以偿。比方说，美国在各种资源上都比越南强得多，但最终还是输掉了越南战争。2001年时，美国已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强国，但也未能防止“9·11”事件的发生。

将资源转化为力量以取得所期望的结果需要运筹帷幄并领导有方。但战略不是经常面面俱到，领袖也经常错误判断形势——1941年的日本和德国，或1990年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任何游戏中，一开始就判断形势，并估算谁的牌好总是有益无害的。但同等重要的是理解你在玩什么样的游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哪些资源会为力量行为提供最好的基础？在工业大革命之前石油并不是起眼儿的资源，同样，在核时代到来前铀也不重要。

国际力量资源在早期相对容易评估。国际政治对大国力量的传统测试是其“打仗的能力”。^④但过去数世纪间，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力量的来源经常发生变化。比如，在18世纪的欧

洲，人口是重要的力量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招募士兵的基础。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前，普鲁士人在维也纳国会上向其胜利的国民展示了详尽的重建计划——通过人口与领土的转化来保持与法国的力量抗衡。在前民族主义时期，许多在转型省份的人不会说德语并不重要。但是，其后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得德国在1870年侵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因。被转化的省份在民族主义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成为了普鲁士帝国的包袱而非财产。简而言之，在不知背景的情况下，不可对力量资源轻易做判断。在你判断谁掌握好牌前，你必须了解你玩的是什么游戏，以及牌的价值会如何转变。

举例来说，在当今信息时代，力量资源的分配在不同的事情上差异巨大。我们知道美国在当前“单极”世界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所处的背景环境远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国际政治议程已变成一个类似三维的棋局，想赢的话就要既在水平方向又在垂直方向出子。在最上方的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军事事务的棋盘上，美国的确是拥有全球军事触角的惟一超级大国，用传统的术语“单极”或者“霸权主义”来形容说得过去。但在中间的洲际经济事务的棋盘上，力量的分配是多极的。美国如得不到欧盟、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同意，就无法在贸易、反托拉斯及金融问题上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结果。称其为美国霸权有点不着边际。在底部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变化、传染病传播等跨国问题的棋盘上，力量在国家与非国家因素中广为分布，无序组织。称此为单极世界或者美帝国简直是无稽之谈——尽管左右翼的鼓吹者都这么宣称。这是一系列需要从大的战略来思考的问题。但许多政治领袖仍全神贯注于最上方棋盘的军事资产及传统的军事解决方式，他们将必要条